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濤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路史卷三十一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八

封建後論

噫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為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跂及其為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為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為之也不惜一身之勞不憚

百年之久而必為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慤於素自然藴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

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唯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柰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毁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丘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歴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為富國强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為近利而不知利近者

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為為能而以守常為齷齪循之為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縣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為治者猶曰復古交曰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溉壅欲以青其柯而挹其枝後難繼矣傾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郅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

征伐侵尋四凟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為建侯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𢉖已失之矣夷𢉖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懵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茂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而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

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少其力而柳子乃以為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為難制而郡縣為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横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為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呼呼不數十輩歷數十郡莫誰何者斗筲穿

脅移國柸柸之間莫之或伹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槩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鑒秦轍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韙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强大於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

朝宁王俟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為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仂鑒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内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憂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圉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

諸王之誅悉以典籖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壤子介宗悉援大鎮即致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縣秦汔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哅哅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呶斐亹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縣晉汔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哅哅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呶斐亹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白今必黑此歴世寳臣揞議建國立

郡之大較也胸中憒憒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大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語慨然以為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於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髙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己其㑹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興封建國論汔不行於天下而禮樂隳壞之象帝尚憫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

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彊騎變藩鎮扈然葵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脩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

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二三州為之以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太祖武皇爰從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敵人滅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外冦内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

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陜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未盡窮谷泝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陜西兩鎮因兹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遼矣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

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通須奏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上曰若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於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黄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彦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為授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

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隂計中兵使渾瀹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陜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為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為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隂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

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為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

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寳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横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氷之氷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式觀昔之譔著欲論定者衆矣揚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

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
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
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為建
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廛夕改者乃小家之䈥
釜老婦之缾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為國名記慨
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已因併著異時之肤論於
後以俟他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
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為詳其

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為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況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為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

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茂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為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末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為諸侯之失見阜魯龔黄名杜則以為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

億萬豈無遂肇㒷澄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
文富而餘何不算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
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
有數百翹拔為推首者而稀疎寥落之若此何其不知
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
不及故為人臣貪爵位喪㢘恥特不過兾尊顯以為身
榮圖世賞陷贓墨特亦不過為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
以為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髙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

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為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轉事夻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徼子孫汔不永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汔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汔不行興禮樂而禮樂汔不立郤夷狄而夷狄汔不孚振風俗而風俗汔不厚禁兼并抑夻競而兼并夻競汔不止百千年閒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劬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不知宗法之不可設

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匧匵而汔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令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迫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

勞頰舌而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知耆者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鄉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蠧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

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出國界者皆削爲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百里之內得備游觀

乃無所限故得熟其風俗人事爾燕之畏齊之剖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國邑備故生産絀生産絀故無并絶卿大夫既有家各有采地自無與民爭奪田産之弊宮居具故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屛舍各具即為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私第掩奪閭巷故苟貪財物無有休歇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兵戍一國之内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隣援助亦不過數百里内無復絶漠遠征離鄉失井生離死別之悲故人以樂為也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藩離勢成重重拱衛内外隅限故有封建則無戎狄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舉復百里之間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可知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鄉舉里選是不通

世務鄉舉復故士清脩士清脩故俗學止必拔其材賢而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古選而後試故精今試而後選故濫自然之理官職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賢否惟資格舉主是視而欲不奔競是不知人事俸給散故貢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向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向得三萬二千畝至下士一丘一邑得二千畝私田不賦國邑采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俸給胥吏恒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自少亦所以全其臂脊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田歸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勢力兼并之患田里既寬

而上又有常勸則逐末者自少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國斯有宗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邑斯有廟姦宄盜蠹弱强難易隨地區處必獲其施醝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於上之屑屑京都内史特亦不過勤郵畿甸脩其禮樂謹方伯慮刑政以畏懐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嘗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可措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

可澄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將亦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寡廉鮮恥之為

爭奪自植乾沒無弁之患而迎送道途奔走賫匄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以隨去至於胥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但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責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為者與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脩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

而共理之抑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取以貽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為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五百里邪一國不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紜紜出出疑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强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强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强郡縣失之强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輙不自振廢退厭絶以歸於滅息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留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諗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

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曾不能稽則鄰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强也適周之亂設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内不備一同而今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鄙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顛豈其本爾邪令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

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目熟遽廬偋匽而不知泰帝清都琳宇之邃謐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

欲以其封建之説進不幾乎見瘵瘵之尫而强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寛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吕東萊慄天下之事不可為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剌萬事之不一行而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德封建之説大率不過率然為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

嘗少究其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為新特之説者乎玆予所以不憚耄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為舉子誇哉直欲謄申朝野人人傳而戸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髙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劄子五月日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屛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貌益昌聞之矍然喜

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廢廢之久猶欲以著述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為永久不廢之業其為之慮也長為之法也信為之恵也廣為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為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

改以狙狂失守而在上者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亦不信正由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命嗟略皇恐

國姓衍慶紀原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代之雲礽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况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脈之修短世運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

皇燔簡編譜姓系君子竊嘆其數倫魏帝掊托跋紀元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黄帝後世目以為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為全書葢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享國之明驗倘録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略於君豈不為一代紀録之闕文耶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祖太宗以英睿定大業真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開基至今日甲子逾四周繼今日

以往因將傳之無窮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為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或由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記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為趙氏及張説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為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為堯後居李唐

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為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況居堂堂天朝而不知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國家之有天下也詔有司講求趙氏得姓之由大中祥符閒作玉清昭應宫復詔儒臣講求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元豐閒郎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程嬰杵臼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為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

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為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譜亦以諱隱者言於冦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諜風俗傳易是類諜俱言張王李趙皆黄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况程嬰杵臼之事俱為無有同括屠岸事又皆

不得其實是尚得為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於千仞之崗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幹嘗相等百川之水朝於衆宗之海決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后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蓋歴四千餘歲而後太祖武皇始為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

護畜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膺期過歷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仙源積慶臣嘗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備史官之採擇

路史卷三十一

路史卷三十二

宋　羅泌　撰

發揮一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亦其朕已得於言辨之表而

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瞀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盍而言之則一一即太極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葢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

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爾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

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拆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茉自具兩茉之具即人守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厓厓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

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粜以謂之人迨其全土復生兩粜而粜復生則為父矣父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懐之人存焉爾由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楊之徒奚擇焉後荀楊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黙探於是以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佀

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賾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兹聖人之大恵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畤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

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闚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内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藴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彖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遏也日月更遏而相貿者也象者遂也瘦去匿遂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遂與遯同遂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

也如互之有擬曰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脉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彖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盧蠼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辟宮曰龍子曰蝶螈曰蠼蜓曰祝蜓曰蝎虎曰守宮又曰蚵蠪東齊曰蚖蜈善治虵疾俗呼虵師一曰虵舅母一曰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餧以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禱雨者用之又能嘔雹與魚合六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彖亦曰茅

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胏有成位膽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膽隨四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産亦能知吉凶淳化中上苑馴象死上命取其膽不獲問之姚鉉得之前左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豶羸之豕虎豹見狗羊鼠豚羝牲禽見鮒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

取而象之鳳皇見務姜之筵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簣于輻于輪于輹于匕鬯于資斧于缾甕缶于匡鼎簋茀幕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繻于屨于履于袂于袽于繩于囊赤紱黄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宫于庖于藩于牖于舍于廬蔀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桷門户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闕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鄰郊野於物則取于稊于華于杞

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荞于株于葛藟

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

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昃風雲窴晦雨霜堅氷終朝幾

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

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焚於磐於

菑畬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

坎窞林鹿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

躬於膚於項於趾於頄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

於齒於禽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顧面須髮腹背脢拇
腓臀汗血股肱心脊耳眇跛孕育天劓刵刖荷校桎梏刵
涯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啞嗟泣威儀
志意通係鬩盱突來焚棄靡不餂之猶未離其類也禹
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
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耋羣醜臣子童
僕主賓朋友大夫小子女須娣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
譽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

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青驅田戰征耕穫憑涉弋獲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馬足黥喙翰音翚𦏁巢飛蹢躅角牿羽翼香臭甘苦玄黄朱白孚膏公餗乾胏腊肉飲食烹飪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文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為義何繇而詣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為龍馬

非惟坤也而乾亦為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馬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為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

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

予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三陽為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兊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

象春夏四之與上旣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兊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

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為剛

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内内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兊初見乎丁故兊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於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

正為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散於日上為曶相對為明對而虧為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曶者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昒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於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𪑐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雹寒劇而雨氣之易也𣎴石沕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虵化而鼈鼈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兊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内篇曰日月相逐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輙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熊輙死緣此喃之曰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

哉逐音籀夸父與日逐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

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歳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昔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摭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即虞曠同名錄有漢名謚曰虞舜按乃絜舜見東觀記絜女居切而漢

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州舊貢荔支堯諫止之

予起路史既白祝融然桂陽志中汝南唐羌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僭而易之時永元中

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

劉恕以神農為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郤為非是蓋韋于舊說夏后啓鄒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

夫經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

一十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褒十一九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張良有九

而張敞王吉皆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

士匄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又並作丐或疑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丐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泗乞亦字子瑕丐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匄請命匄即文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壽夢即春秋吳子乘也越大夫壽夢見昭公二十四年書裁四代亦既該兩伯夷一虞之秩宗一誅武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課代木詩然高陽師伯夷世或作柏前錄從之則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一問羿者一太公之友在十亂中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晉代

羌師時殊事異正得不懲有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為之投杼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録然特不能包剌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黄帝之臣亦曰庸成亦皆作容列仙傳楊王時容成公自稱黄帝師此又後世赤松子也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羲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剌濮以至離婁事黄帝則論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黄帝時明目者即離朱

張若事黄帝則指夫秦士婁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者李冰代之見蜀紀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魏黄門遷秘書監見魚豢典略又唐宰相趙隱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武王代商問兩日勵者河伯即水夷覩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淑均后稷之孫叔均見習朋而疑齊臣黄帝臣洽聞記作隰贊風后為軒師禹問風后見玄女戰經說伍胥為楚族黄帝臣見玄女兵法謂赤松炎帝諸侯皇初平亦號之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克子亦曰季連仲衍為孟戲之弟仲衍紂之兄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錯於見聞

者也孔甲黄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復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紀且以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之孫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是曰訓者虞國仲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貢父云今又曰申遠也夫名同其祖恐古不然然魯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子申之宗正善矣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

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為邪三代之王悉尊諱系下世乃有即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氏一譜而有兩渾昶子戎父兩愷茂仁君夫兩綏俞子戎子兩乂緒父衍父兩澄濟弟衍弟兩處沖還湛兩安期馮含子湛子豈惟它族系用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

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别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黄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

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

今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安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予初賦潮知此安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為誰潮耶餘詳後賦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

無定日後世既以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輙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鬬綵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然則招屈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度江代代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薪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

氣味各自不同是新舊火理應有異顧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㓜可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薪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絶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

宋齊之間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瘉嫗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傅玄皇甫謐等遽以為黄帝史官葢肇謬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叓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説徵云倉帝起

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説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爾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闕文吾猶及見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叙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諭己之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之文有闕失不能是正則因人以正之己不能馬則借於人人有闕亦可正於己庸何害而今無有見其全者不能正云爾故曰今無矣夫夫者惑之之辭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

無懷氏已刻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邪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綏隸書體繁欽硯銘及許叔重皆稱為頡皇云雖然三五歴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疏張揖書云倉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揖書為有據者衛氏慎到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孔穎達尚書疏辨之稍詳獨衛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譙周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粤復訂之春秋河圖

揆命篇云犧農黄三陽翊天德聖明説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黄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證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廵陽虚之山廵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覯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埜堮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

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穎達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槩

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
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為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
為即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叙古帝皇惟曰庸成
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庸氏伏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
天故服遂以葛天為大庭氏六韜大明所叙復有共工

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叙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為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為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叙復黜其祝庯氏軒轅氏葢以史記稱黄帝名軒轅而髙陽之代有祝融謂即其人而

黙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與王依莊周所叙而去其軒轅也彼髙誘者更以朱襄為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為神農而六韜所叙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逹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歟開山圖云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紀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

以有巢為提挻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羲為遂人之子大庭無懐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四帝居於四方佐黄帝而為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黄帝之佐者非黄帝所滅之四帝及王符著潛夫論又以謂顓帝身號共工代少昊氏子曰句龍生禼其後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為伊堯而以帝嚳為伏羲之後帝舜為皇帝之後禹為少昊之後離敝殽亂尤為可憤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禄而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飦而儥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飦而儥子者禹以歴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為興於周代班固桓譚

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匜洗之刻證以汗簡集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黄帝少昊之貨嚳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古幣皆以代號為别瞢之錢文錢譜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中有作求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舌芒又有作坐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劼奇得

一種文作陊踼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戔以舌一及作允陽俞陽平陽俞陓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復有異斤至有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圜刑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嚳貨也又李涿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岢豆三斤全幕文作㞢又一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俱倒書之其㞢作出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圜文作尚全汞疋凬平皆面肉好皆有周郭洪範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英錢書舊譜俱列之於布品傳稱

九棘播於羲皇故幣文有汖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黄帝少昊高陽帝嚳之貨又目為長平異布汗漫蔽固豈復知有古文也董逌之作錢書也蓋畧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與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接幣文有葛李泊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為葛天氏之幣又有作㞢者王存又以為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為一雖未可執然皇帝氏既自為皇帝之貨則此為軒轅幣信矣

奈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於上古況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鬲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員楕適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乆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菑人

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録隱起皆為今隸是隸不出於次仲矣又烏知不出於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為私背私者為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為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於古矣包羲氏畫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起

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於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世闕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於葛天軒轅之世者亦已罔矣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

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祕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祕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幽贊蓍實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即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緼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參陳八鴻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性於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日生乎東

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于東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於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於乾乾一變為巽居乾之左再變為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為震居坤之左再變為兑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為山兑為澤地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兑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兑為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離坎純一不變故滋乎四正震艮迭成巽兑互變故滋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乾坤變化自然之叙故養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在焉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

順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別左右之門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時此誰之易耶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於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處於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敘以坤先乾率諸此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於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於巳作止萬物于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用者也蓋亦本於伏羲世不見介

初奥初乾初離初犖初兌初艮初釐初奭此歸藏之易也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蓋伏羲之易本於天歸藏之易本于地學者不知究

介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輿即坤字犖即坎字蘉即震字輿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作者非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按歸藏之文有

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黄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日之類易為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文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于文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為首坤者臧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為三正黄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蔟寅為人正天正十一月故乾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

三曰易之書其書一其法

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蓍策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于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無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人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

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尒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為占唐人不知以為史苟以是説穆姜但求反于周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尒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

筌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一倍之而二二倍之而四四倍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之數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艮者以艮為首法爾以艮為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介以坤為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大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緜也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

分焉故曰不畀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成黄帝易之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神農之中天黄帝易之為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黄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共而其為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説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為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

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五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亡書有九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繆為共丘者區也按左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為區故鬼容蓲為鬼

史丘而驅嶇軀等轉為驅岴軀即云丘聚
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安臆
孔安國以為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說藉外論之豈其然哉安國又以八卦之
說曰八索九州之
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九丘為九州亡國
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周之九刑
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
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羲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舜典
為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彥
云孔鄭說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
按道

家者流有所謂洞神秘録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黄帝述歴得其所謂三皇内文者此也抱璞子云黄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内文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歳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叙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沉不能解遂以還

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叙訖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别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録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於世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緫五兩告玄受之為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為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為三墳其陸修靜所

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祭等事黄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綖之言戾矣按三皇經叙云天皇閉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歳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千歳合三卷號曰三墳鄭先生所傳葛玄三皇文是也逢綖之説正以内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湊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自大父孝侻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為之

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似假羲炎黄帝爲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偽書也云毛漸使西京得之大抵書生髙譚風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入鮮有不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有

如以燧人為提挺之子有巢為燧人之子伏羲為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懐則皆以為伏羲之臣而加之龍官火紀之號尤可蕲也周鼎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贋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葢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為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為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

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為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僭末之見也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梏之也夫智識不起者在粗猶惑況妙乎予覯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尒故尹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絶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惟詹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共工葢近世繆之非古本云　葢言共工之亂猶援天紀地維為絶天柱為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舊其

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𦤀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鷂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起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譃己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為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

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鄭子述祖之言叙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以為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為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為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為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為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曰不知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孫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

傳記顓嚳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為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爾左氏之傳可見烏可妄意而為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為即炎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為垂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眇人情則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説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

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曽君子有諤乎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謂霸無録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

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為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書中候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即伯之强者云尒至戰國之士遊談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駁之說興焉善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北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

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一公處於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揚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為兩塗此霸道之由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為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

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凖也羊容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陜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農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横行宇内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葢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卷三十二